



安静的老屋基

老屋基安静得像一张贴在大地上的剪纸,木板房一栋连着一栋,阳光舔舐着木板,杉木的芳香悄无声息地释放,路边的马齿苋上歇着两三只蝴蝶,飞起来,又歇下去,叶片的摇动没有激起丁点的声响。郁江水笑不露齿,在无数的卵石之间见缝插针,远远望去,像睡了一河鸭蛋。姚家河的水倒似一位任性的小姐,我行我素奔涌而来,自然有些喧哗,汇入郁江之后,也立刻变得温婉安静。

老屋基并不是一直如此安静。清乾隆年间,土著马、黄、覃等姓看中了这个两水交汇的地方,在此建房安居,渐渐形成街巷。可以想见,那造房的场面定然壮观,打地基,锯木头,做榫卯,装梁柱,盖土瓦,镶木板,人声鼎沸,笑语喧天。每每夜间,在郁江对岸,还看到河边工地上油灯如豆,东家和工匠师傅们在讨论白天施工的细节,安排第二天的施工方案。话语如那温婉安静的油灯,灯草燃烧,声如星火,有时也会有激烈的争论,灯草上的火苗在争论中双口口气流的作用下,左右摇摆,最后,火苗稳稳当当地在中间燃烧,直到灯火熄灭,鼾声和着姚家河的水声成就着这山乡的宁静。

因为房屋是全木建造,老街曾多次失火,乡民们屡烧屡建,老屋基因此而得名。在当地民间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对联语:“老屋基,基屋老,基老屋不老”,至今未有合适的下联。

清光绪年间,乡民用麻条石铺成鱼脊街面,宽大的条石被精心打磨成斜面,因此街面中间高,两边低,形似鱼脊背,利于排水。木板屋,麻石街,成为老屋基最鲜明的特点。

老屋基当年也是人户稠密之地,虽算不得富庶,有山有水,在多是高山的利川,老屋基海拔不高,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因而物产丰富。此处又是利川通往彭水要道上的重要节点,商贸云集,贸易兴旺。每逢赶场,以福寿桥为中心的商品交易市场摩肩接踵,人声喧哗,一片热闹景象。

老屋基还是一片红色土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在利川活动期间多次出入老屋基。1928年12月,红四军从鹤峰梅坪出发,经宣恩、咸丰,于12月13日进驻老屋基张爷庙,在此召开了前委会议,并决定把“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改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前委由5人扩大为7人,贺龙仍为书记,为以后红军在湘鄂西的胜利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共利川县委组织部部长黎智,在老屋基以卖针线布头的商人身份作掩

护,住在老街王春生家,在忠路、小河、老屋基一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后因身份暴露,黎智在王春生家中夹壁壁藏藏数日,后王春生深夜将黎智护送至狮子坝得以脱险。新中国成立后,黎智曾任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

遥想当年,郁江岸边的老屋基,共产党人在这传播真理,播撒火种,一拨又一拨老屋基人,接受着精神洗礼,引领向光明,真情为革命。

近些年来,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山外的世界,把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老屋基,安静了。再次热闹是电影《一九八〇年代的爱情》拍摄的时候,安静了许久的小镇沸腾起来了,导演、摄像、演员分别住进了那些木板房里,他们拍戏,吃火锅喝酒,也到老百姓家里摆龙门阵。看见一个小姑娘从歪歪倒倒的跳石上跳过郁江,他们用摄像机拍了下来,有人问,这是电影么?不是,这是素材。老屋基人把素材听成了素菜,一个小姑娘怎么是素菜?直到有一天,那个被称为霍导的人来到福寿井用竹筒舀水喝,有人问他:小姑娘为啥是素菜?他告诉问他的人,是素材不是素菜,还说:素材是拍摄的原始材料,以后经过加工整理,可能会在影视作品中用到,也可能永远不会用到。问话的小青年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希望能用到。因为那是老屋基最漂亮的姑娘,他之所以没有出去打工,是因为她也没出去,他喜欢看她从跳石过河的样子。

电影在老屋基首映,是老屋基的节日,不光老屋基的人全来了,周围村子里的人也来了,空前的热闹。那个问霍导的青年从头看到尾,没看到小姑娘踩着跳石过河的镜头,他知道,那个素材没有用到。他伤心完了,发誓再也不看这部电影。

我来老屋基,电影已经拍完九年了,只在村口的宣传牌子上看到了一句介绍,已经看不到拍摄电影的痕迹。间或也有游客来此游览,或许也是在寻找拍电影留下的痕迹,最后,看一看木板屋,吃一顿洋芋饭,走了。

老屋基,熟睡在安静的帘幕里。商铺开着门,顾客少,不该懒散。懒散是只猫,越喂越馋。柜台依然收拾得干净整洁,站在柜台里等候,笑容也随时备着。快要白露了,该做泡菜了,在福寿井接水洗辣椒、生姜、大蒜,好些年人家门口已经晒了几箩,红的辣椒、白的大蒜、黄的生姜,晒干水汽,再移到阴凉处凉透,就可以加工了,纹辣椒酱,剁

红辣椒,腌整辣椒,一阵秋风吹过,盘盘碟碟上桌,就是佐酒的好菜。

福寿桥旁的亭子里,三位老者在下棋,很斯文,没有我们常见的争执和夸耀,棋子落地也没有那种夸张的啪啪声,一会儿,又来了一位观棋者,是一旁超市的老板,他悄悄走来,悄悄地看着,不说话,也不指点。

亭子旁晒着两席黄豆,一边还堆着豆秸,我想,这一定是近两天打下的新黄豆。我喜欢吃嫩豆腐,又排斥用黄豆粉制作,愿意泡黄豆现磨,超市买的黄豆都是好几年的,磨出来清汤寡水,就想买点这新黄豆。便问这黄豆是谁的,卖不卖?原来黄豆是超市老板的,他说卖,三块五一斤,这相对低廉的价格让我有些吃惊,他让我去超市拿来袋子自己装了,去超市过秤交钱,扫码付款的时候才知道老板姓徐,回来给徐老道了谢,他说,买卖,谢谢,然后专心致志地看棋。

从超市住回走,见到一位老者在扯路边坎上的杂草,问他贵姓,他说姓



故园神韵(国画) 黄少牧 作

□ 温新阶

谭,他说他有个公益性岗位,每个月几百块钱,还有养老保险的钱,吃穿不愁。看见这草长着,不顺眼,顺手扯一扯,扯干净了,看着舒坦。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随便进了一家叫做信息宾馆的大门,问有没有饭吃,主人说有,拿出菜单,两个人点了一荤一素一汤,坐在那听着勺子在铁锅里的炒菜的声音,很有韵味,是个老师傅,不像别的小餐馆,炒好一个端一个上来,两菜一汤,一钵饭,一个木盘一次端出来,菜的颜色果然赏心悦目,餐具也不错,没用一次性的碗碟,白瓷的,干净、光亮,饭菜味道不错,吃饭付款,老板说40元,我们在宜昌吃个一荤一素一汤,大多60多元,我站起来告别,老板又把我带的茶杯添满水,顺口说了一句“欢迎下次光临”,我倒真愿意下次光临,下次来了得点洋芋饭,这回竟然忘了。

我离开了老屋基,车开上半山腰,回看老屋基的街道静静地躺在郁江一侧,像一列时代久远的慢火车,永远停歇在湛蓝色的梦境里!

守秋

□ 易伟

那年秋季,苞谷挂须的时节,我和几个朋友到龙溪村去,准备顺河谷而下,拍摄龙溪峡谷美景。

龙溪村,地处神农架东北部阳日镇的最南面,全村几十户村民,散居在一片开阔的倒“凹”字形山谷两侧。山谷北面,邻近该镇的武山村;山谷南面,是一座连一座的群山,据说要走近百里山路才有人户;西面是山谷的尽头,越过山脊,不知道好远的地带才有人家;从村东头最后一户人家屋后顺着山谷河流往东走,二十多里的山谷里见不到一户人家。

三面环山的龙溪村,除了山谷北面的村民种的庄稼被野兽偷食稍微轻一点外,其余的村民,收获的一点粮食,都是没日没夜地从野兽,特别是野猪嘴里夺下来的!

我们来后,住在村主任家。第一天晚上,可能是因为走了半天的山路人太辛苦的缘故。加之没有电,吃了晚饭不久,我们就睡了。每个人都睡得很沉,根本没听到村民在地头窝棚里敲梆子、敲铎、敲破脸盆的声音。第二天晚上,不断地听到村民敲打的声音和对山野撵野兽“哦哦哦”的吼声。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还在睡觉,就听到一村妇哭着到村主任家,诉说昨天晚上地里的苞谷、红薯被野兽拱了一大片。苞谷苗被绊倒了亩把地,苞谷也被啃得没用了。村妇哭诉着要村主任解决,要不组织人上山打野兽。

这下可难为了村主任,组织人打是绝对不允许的。神农架野生动物受到了保护,农民的猎枪土铳早都被收缴了。村主任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村主任的妻子不停地劝说。那村妇停止哭泣,开始咒骂她的丈夫。说他出门几天昨天才回来,她要到地旁的一个高棚子里睡看守。半夜以后,两口口子都回屋去睡了。天快亮的时候,等她起床一看,几只野猪还在她的地里拱。她把野猪一撵走,气不打一处出,就找到丈夫骂。骂够了丈夫,还嫌不够,就到村主任家来了。

听她这一说,我就在一旁打趣道:“你那男人真不是人!这下搞得不好,地里的苞谷没有!看我明日吃啥子?”

那村妇听我这么一说,倒不好意思起来,自己也感觉到好笑。没一会儿,她就起身要走。临走时,我对她说:“等一会,我们来拍几张照片,回去也好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给你点补贴?”

村妇走后,村主任和他的妻子都很感激我给他们解了围。向我诉苦道:“你说村民反映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她是我们村民,我们就有责任保护她们的利益。可她们提的要求你是听不到的,谁满足了呢?满足不了她,也得说几句好话安慰安慰呀!”

早饭后,我们到了这户农家,那村妇的丈夫和邻居把我们带到被野猪拱吃了的苞谷地里,足有篮球场那么大的一块苞谷苗,横七竖八地倒在地里,苞谷被啃过,红薯地也被拱了一个一个的窝。

村民告诉我:“野猪是骑到苞谷苗上往前走的,把苞谷苗绊倒后再啃,所以地上的苞谷苗乱七八糟。”

我选择角度,拍摄了几张照片。原打算沿河谷去拍摄峡谷的,于是我临时决定晚上陪村民在窝棚里守一夜。

我这么一说,几个陪我到地里看兽灾的村民非常高兴。那个季节,农村也没有什么活干了。该种的地也都种了,该薅的草也薅了,剩下的就是晚上守野兽了。

我下午就选定了几个守野兽的场子,到了晚上,我就让一个守野兽的年轻小伙子陪我。他守的场子是别人搬迁走后的几间瓦房。以前他和他妻子每晚在那栋房子里守,因和我在一起,他妻子就决定不去了。

我们先在他的地头转一转,他的地正好在中间,他嘱咐上面守野兽的帮他照看一下,又唆使狗子在地里撵了一阵。到了十一点多钟,我和他俩便往下走,他带着我到用草搭成的窝棚看守点。窝棚搭成“人”字形,棚口对着地,里面有一张床,守野兽的人晚上在里面睡一阵。我们去时,窝棚外燃着一堆柴火,旁边放着一只竹筒,一根从树上牵下来的绳子一头拴在床边的木棍上,守野兽的人在床上睡得鼾声四起。

我们到了窝棚后,看到火不大了,就给他架了些柴,又扯了几下绳子,树上的铁块敲打着铎片“铛铛”响。睡在床上的人还是没有醒来。于是我就拿着竹筒使劲地吹,怎么也吹不很响;那小伙子拿过去,一吹,忙声响彻山谷。不一会儿,南面的山上,破脸盆的敲打声,“哦哦哦”的吼声,还有放“三眼炮”的响声,这些巨响声一声接一声地回荡在山谷里,久久不散。

这么大的声音,还是没有吵醒守野兽的老人。那小伙子干脆把竹筒对着他耳边吹,这才慢慢把守野兽的老人吵醒。他翻身子喊小伙子名字问:“你不去守野猪,跑到我这来干啥?”那小伙子说明是陪我来的,他这才起床说,把床让给我们睡。我就让那小伙子去睡,陪着老人聊天。老人60多岁了,姑娘已经成家,儿子出门打工去了。他们老两口在家里,种了一些地,他每晚守这块地,老伴就守房屋跟前的那块地。这些年野兽出奇的多,豪猪、狗獾、野猪倒不很怕。最可怕的是野猪,一阵一阵地来,特别是那七八十斤、百把斤的野猪糟蹋苞谷最厉害。他还告诉我:“昨天天快亮了,七八条野猪,从山上下来到我这块田里。我一阵吼,一阵敲,野猪跑到下面一块田里去了。我喊他们,棚子里也没有人。你早晨看到了,把那么大一块苞谷糟蹋了。我还撵了一阵,要不撵还厉害些!”

那老汉感慨道:“他们晚上要拱到屋里睡,还是后半夜走的,那一觉睡的好,百把斤苞谷睡没了!”

老汉又开始扯绳子敲铎片,接着拿着竹筒吹一阵,又“哦哦哦”地吼。敲打铁器的声音,放三眼炮的声音,又一次响彻山谷。

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天上起了乌云,忽然电闪雷鸣,那老汉喊醒床上睡的年轻小伙子,让他带我赶快走,要下暴雨了!

那小伙子赶紧带我走,老汉有些庆幸地说:“要下暴雨了,今晚上可以好好地睡一觉睡美了!”

九月的博尔塔拉

□ 夜鱼

我们一路都在光照中
月亮挂起,才略微黄昏

雪山若即若离,你看得到
又永远靠不近。山脚下
牛羊比我们淡定

阳光奏响蓝色天空,白云
紧贴着白色的毡房顶
飘过去又飞起来的当然不止这些
天鹅展翅,自由得高攀不起

低处赶路的我们也见不到雪莲
骆驼刺沙棘红柳格桑
显得尤为亲切

那让人惊喜的是蓬灰蒿
厚嘟嘟红艳艳,一丛又一丛
捧在手上,如同美玉

以至于托托地的沙地
骄傲得无边无际

红叶情

大雁声声,秋风阵阵。田头地边,大大小小的乌桕树已经红了,五颜六色的树叶,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漫步在乌桕树下,陶醉在红叶林之中,时不时拿出相机,记下这美好的景致。

看到这红似火,美如画的乌桕林,我想起儿时故乡的乌桕。故乡属于丘陵地带,旱地多,稻田少,大大小小,方方正正的田头地边,长满了千奇百怪、高高矮矮的乌桕树,故乡人也叫它油桐树。

春回大地,百花盛开,百鸟争鸣,田头地边的乌桕树已是枝繁叶茂,桃子形状的树叶夹杂着一串串、一簇簇青色的花儿,微风吹来,淡淡香味沁人心脾。嗡嗡,花香引来一群群蜜蜂在花丛中采蜜,成群结队的蝴蝶在树丛中飞来飞去。

知了,知了,夏季烈日炎炎,三三两两的知了在枝头高声鸣唱。这时,乌桕树已经开始结果,一串串大拇指粗的青果在微风中轻轻摆动。茂密的树林如同撑起的一把大伞。这时,给田地施肥,给庄稼锄草的农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他们来到在乌桕树底下,坐在地边石头上,畅饮着水壶里的凉开水,微风阵阵吹来,养足精神,攒足力气后,再继续干农活。

终于等到了秋季。乡亲们常说,这乌桕树啊,一年开三次花,春天开绿

色花,初秋开红色花(红叶),深秋时节,白色的乌桕果挂在枝头,如同一串串银色的花朵,招人喜爱。

这时,房前屋后,田头地边,满山遍野的乌桕树叶也红了,五颜六色的树叶在乡亲们眼里不是景色。大集体岁月,由于人多地少,广种薄收,年年缺盐断粮,从早到晚,人们能够多收粮食,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顾不上欣赏景色。

为了填饱肚子,乡亲们没日没夜地劳动,挣工分,保口粮,可是一天忙到黑,家家户户还是缺口粮。日常生活中,小孩读书,家里买油买盐,添置衣服、鞋袜都要花钱,除了卖柴火,卖几个鸡蛋,变一些钱外,乌桕籽就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家家户户请注意,不能砍伐树木,不准砍伐乌桕树!”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村里的护林员提着一面大铜锣敲起来,走村串户地叮嘱大家,要爱护森林,保护树木,保护乌桕树。旗下乌桕的一块旱地边上,长着十几棵乌桕树,其中最大的一棵乌桕树上,密密麻麻的树枝盖住地面,枝叶时常影响耕作。有一天,三哥拿了斧头,三下五除二把树丫砍下来,村里护林员知道此事后,迅速找上三哥家门,当场罚了三十斤稻谷,晚上在村里群众会上,三哥

面红耳赤地当着百号人作了检讨。正因为村集体有严格保护树木、保护乌桕树的规定,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把乌桕树当成宝,没有人敢乱砍滥伐,村里的乌桕树越来越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把乌桕树看成宝贝疙瘩,乌桕树也给予他们回报。秋风吹过,乌桕籽也慢慢成熟了,一串洁白的乌桕籽挂满枝头。“大家注意,摘乌桕籽啦!”随着小组长一声令下,全组男女老少齐出动,大人们扛着长长竹竿,绑起剪刀,挑着篮子,带着稻草腰子走出家门,一群群小孩子拿着水筒子、铁饭碗,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面。咔嚓,咔嚓,男人爬上高高的乌桕树,用剪刀剪下一串串乌桕,女人在乌桕树下将乌桕一把一把地扎起来。小孩们闲不住,把树上散落下来的一粒粒乌桕籽,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此时此刻,到处是说笑声,到处是忙碌碌碌的人们,乌桕树林里热闹一片。

乌桕籽是优质的工业原料,可以加工成可可脂和高级润滑油。乌桕采摘回家后,大家齐动手,搓出粒粒乌桕籽,大包小包地包起来,送到收购站、榨油房卖掉。这来之不易的收入,给家家户户增加了收入,解了燃眉之急。这个时候,小孩子们也有意外的收入,他们把捡来的乌桕籽卖掉,换来一些作业本、

□ 周耘芳

铅笔、橡皮头,心里美滋滋的。撒落在乌桕树下的一层层厚厚的红叶,还有一些棍棍棒棒,村民拿来草绳,把它们捆起来,用作冬天烧火取暖、烧水做饭的燃料。

直到有一天,有摄影爱好者走进乌桕林,用“长枪短炮”拍下一张诱人的景色。一传十,十传百,一些旅游爱好者走进乌桕林,爱上这红如二月花的乌桕林。多年来,政府部门主导修建了红叶景区环形公园,建起一座座观景台和旅游步道,打造了远近闻名的红叶景区。

随着时光变换,父老乡亲的生活如同吃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不愁吃,不愁穿,盖起新楼房,有了存款。他们主动参与到旅游行业中,在保护乌桕树的同时,还在景区开起了农家乐,开办农副产品店,让五湖四海来观赏红叶的游客吃到美食,购买到大米、花生、红薯、土鸡蛋、油面等土特产。

悠悠游子心,浓浓红叶情。一代又一代父老乡亲爱护乌桕树,保护乌桕树,贫瘠的土地上,乌桕树才茂盛成林,年年开花结果。正因为人们惜土如金,爱树如子,才让昔日的乱石岗、黄土坡变成色彩斑斓的红叶旅游景区,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场所,真正美了一方土地,醉了千千万万游客的心。

风从九宫吹来

□ 方如良

和经文

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上山
住了三天,没有好好看山一眼
第一次住在寺庙的旁边
今夜就让我
听一听庙宇的声音吧
或许还有道清先生的声音
或许还有道清先生的声音
风从林间吹来,草丛吹来
风从空中吹来
风想从哪里吹来就从哪里吹来
天亮之前就会散去
风从十月吹来,带来人群和最后的声音
明天,后天

风会吹送每一个人下山
把安静留给自己
窗外月影朦胧
看得见山环水抱
也看不见你

深秋

像一只甲虫,爬在暮阜山脉深处
柿子红了,枫叶红了,金樱子红了,黄
色的更多
比如,落日下左边山凹和右边山凹的
两个小村湾

多余的树叶落下来,腾出来的位置
准备让给雪

漫山的虫鸣声,匿迹
深秋的风吹着,眼前的这条小路
跟着摇摇摆摆